


张孟良◎著

張孟良文集

第三卷

血濺津門



 花山文艺出版社

本书列入
廊坊文艺成果精品出版工程
本书由
廊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ISBN 978-7-80755-440-0



9 787807 554400 >

定价：300元（全八卷）

血 溅 津 门

《张孟良文集》第三卷

主编：董春霖 副主编：张中吉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孟良文集. 第3卷 / 张孟良著; 董春霖, 张中吉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55-440-0

I. 张… II. ①张… ②董… ③张… III. ①张孟良—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4434号

书 名: **张孟良文集** (全八卷)
著 者: 张孟良
主 编: 董春霖
副 主 编: 张中吉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刘红哲
康董康 贾 伟
李 鸥
特约编辑: 张建丽 赵玉洁
赵 青 刘继东
封面题字: 张孟良
肖像摄影: 孙德民
装帧设计: 廊坊大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圣仁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廊坊市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 / 32
字 数: 2500千字
印 张: 103.62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5-440-0
定 价: 30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画卷

——写在《张孟良文集》出版之际

董春霖

八卷本的《张孟良文集》在作者已届八旬高龄的时候问世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能够帮助张孟良先生完成这一人生夙愿深感荣幸，其间经历的一些事也是令人难忘的。

实在说，我没有资格来为《张孟良文集》作序。张孟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历经几十年的创作路程，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而我只是一个晚辈，一个普通读者。促使我敢于动笔的原因，还要从我与张老相识谈起。

我与张孟良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我调到廊坊市文联工作以后。因张老是在原廊坊地区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的岗位上离休的，离休后回到静海县老家安度晚年，这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驱车去静海慰问张老。记得是去年夏天，我偶然接到张老打来的电话，表达了想出版文集的愿望，作为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并想得到文联的帮助和支持。我听后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件好事，很有价值。我与同事们商议此事，当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都感到文集的出版对张老本人、对廊坊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件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大事。其一，张老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地，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成名之作《儿女风尘记》在全国影响很大，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人；其二，张老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生活底子厚实，创作态度严肃，六十年笔耕不辍，不断有佳作问世，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确属少见，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其三，张老是廊坊文联的第一代领导者，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廊坊期间创作完成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

大约在2007年9月间，我与同事范丽婷、张中吉、刘京文等专程到静海义渡口村张老的家中，商议编书的事。张老把他保存整理好的书稿、图片等资料全拿了出来。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深感相托之重。临走时，张老提出由我给文集写篇序，且言辞恳切。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却不敢应承。我说，我们几位只是帮助您编辑出版，做好服务性工作，序言由您自己写最合适，您把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每部书的创作背景都写出来，放在卷首，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老觉得有理，但仍坚持要我写序，他写后记；并说，你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也出版不了，不要考虑资格什么的，你写最合适。话已至此，我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

我知道张孟良先生的名字很早。1978年，我从大厂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了张孟良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儿女风尘记》，一部是《三辈子》。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家就在廊坊工作。这两部书当时都看了，而且印象非常深。特别是《三辈子》，看了不止一遍，书中的人物、情节深深地吸

引了我。扛长活的三辈儿的正直倔强，母亲的含辛茹苦，小娥的贤惠和悲苦，老地主曹秃子的阴险狡诈，老尼姑的贪财苛毒等等，以及书中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仍历历在目。我想，一部好的作品一经阅读，那记忆就变成了永远。就像著名作家吴伯箫在散文《歌声》中所说的，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永久的。只是当时读这些作品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年龄尚小，还不能完全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在编辑《张孟良文集》的过程中，我又重读了这两部书。灯下翻阅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稿，在寂静的夜晚体味二十多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特别是那些木刻版的插图，都备感亲切。《儿女风尘记》是张孟良先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成名之作，那是旧中国劳动人民辛酸悲苦的真实写照。从张天保一家人被生活所迫，辗转流落到静海运河之边安身，到闺女被骗沦为妓女惨死异乡；从天保告状到母亲悲愤自杀；从天保告状不成反被陷害下了大狱，到小马流落到救济院，受尽折磨和凌辱，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是旧中国黑暗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对光明的向往。读后使我自然联想到画家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也联想到王式廓先生未完成的作品《血衣》。感人的文字一如感人的画作，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真善美的聚焦，而张孟良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画卷。

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张孟良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从他第一个创作高峰而产生的《儿女风尘记》和《三辈儿》看，作家对所描写的时代、人物、景物是那样的熟悉，细节刻画是那样的真切。他所

塑造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性格各异、有血有肉的群像，他们的悲苦遭遇，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正直善良，都表现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我想，没有对那个社会真切的体验，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没有对劳苦大众深切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优秀之作的。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见，自古悲愤出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前不久我偶遇一位中国作协《诗刊》社的编辑，自然谈起我们正在编辑《张孟良文集》一事：她说：我从小就知道张孟良，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读《儿女风尘记》，我们几个孩子都感动得哭了。以她的年龄推断，那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张老的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大。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儿》之后，张老又相继写出了《血溅津门》、《洼淀烽烟》、《沽城荡寇》、《义霸争雄传》、《红军的儿女》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又一高峰，从而更加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地位。特别是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溅津门》，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大家争相传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更是反响强烈，妇孺皆知。

张孟良先生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极富个性，人物刻画生动深刻，细节描写真切感人，看后就很难忘怀。他所塑造的那些可亲可爱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广大读者心中。张老的成功来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来源于他那善良正直的胸怀，当然也来源于他几十年艰辛的努力。纵观其创作全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树高千尺在根深，他所走的是一

条植根生活沃土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这也正是目前一切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最应该思考和学习的。张孟良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祖籍虽不在廊坊，但解放以后，他长期工作在廊坊，与廊坊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廊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人才。他的文学成就既是全国的，也是廊坊的。从这一点上说，廊坊应该感谢他。

张孟良先生的晚年生活很丰实，除了写作，还擅长笔墨丹青。两年前，我参加了张老的一次个人书画展，感受到了老作家才华横溢的另一个方面。“老树着花无丑枝”，张老的写意花鸟画就像他的文章，拙朴苍劲，气韵生动。据专家评论，张老的中国画很有水准，深得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笔意。

现在《张孟良文集》出版在即，我谨代表廊坊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并真诚祝愿张老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08年春于廊坊市文联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袁文会	6
第二章 多多良	21
第三章 真人不露相	37
第四章 东进	57
第五章 上坟	74
第六章 爱与憎	89
第七章 声东击西（一）	110
第八章 声东击西（二）	128
第九章 地下联络站	142
第十章 不速之客	158
第十一章 豺狼	173
第十二章 出侦	186
第十三章 周新望与罗媛娣	199
第十四章 穷哥们儿	209
第十五章 潜伏	227
第十六章 出击	246
第十七章 威震敌胆	260
第十八章 挣扎	275

第十九章 翻斗儿	285
第二十章 夫妻	306
第二十一章 比武	328
第二十二章 诡计	351
第二十三章 宁家房子卡子口	369
第二十四章 截粮	388
第二十五章 钓鱼	407
第二十六章 报偿	429
第二十七章 镢子	442
第二十八章 马奇洋	461
第二十九章 周旋	484
第三十章 地动山摇	503
第三十一章 末路	516
第三十二章 尹兰	529
附录一 喜读长篇小说《血溅津门》	王永生 545
附录二 《血溅津门》及其他	张孟良 554
——答《天津日报》记者问	
附录三 再版后记	张孟良 557
后记	560

引子

1939年一场大水，把天津墙子河给淤平了，土围墙也泡塌了。

秋天，大水刚刚退下去，脚底下还踩着稀泥，鬼子为了防备八路军袭扰，驻屯军司令官狼野下令重挖墙子河，修筑土围墙。命令一下，鬼子、伪军、警察到处抓人拉夫。不管是住户还是过往行人，凡是能动弹的男人都抓。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墙子河，在皮鞭、棍棒抽打下，没黑夜没白天地淘水挖泥，背砖垒墙。鬼子、伪军和伪警察们，在墙子河外面搭起帐篷，扎下营盘，昼夜轮流荷枪实弹监视着人们，用枪托打，用皮鞭抽，甚至有的人被枪毙，活埋，被刺刀挑死。累死、病死的人，像麦个子似的遍地都是，就近用土一埋筑在土围墙里，连尸首都找不着。真是暗无天日啊！

被抓的民夫当中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中等以上的个儿，膀大腰粗，一张黑森森的长脸盘儿，两道粗大的雁翎眉，展翅欲飞；一对豹环眼，闪着火一样的目光。他一语不发，两手紧紧地握着一把明光瓦亮的大铁锨低头干活，不时地抬起头怒视着那些正在暴打民夫的鬼子、汉奸们。他紧咬着牙根，颜面上的肌肉纵起凸棱棱的疙瘩。

正在这时，鬼子中佐联队副多多良，伪军大队长袁文会和他手下的中队长郭运起，伪警察局长阎家琦，还有特高科王德春，一齐朝这边走过来。他们巡视到这青年大汉跟前，郭运起一

抬眼，见他正用仇恨和鄙弃的目光扫视他们，不觉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充满敌意的目光，郭运起好似受了鞭挞，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然后三步两步蹿到大汉面前，恶狠狠地抡起皮鞭就要打，但是，他的鞭子刚刚举起来，手腕子却早已被那人钢钳似的大手牢牢抓住，就势一抡，郭运起便两脚腾空，像死猪一样，被摔在泥浆里。民夫们看了一阵大笑，鬼子和伪军见郭运起这副洋相，也笑得前仰后合。郭运起羞恼成怒，爬将起来，瞪起眼睛，吼叫着回手抽出手枪。多多良一见，笑笑在马上摆了摆手，喊道：“郭桑，慢着。”

郭运起被多多良喝住了。多多良出溜下马背，朝青年大汉走来。他是个细高个儿，尖头顶，四十五六岁的日本军官。他走到大汉面前，两腿叉开，双手插腰，先把这大汉打量一番，然后，用流利的中国话问郭运起说：

“郭队长！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郭运起此刻身上还滴着泥水，就怒不可遏地指着大汉说：“他是八路！是共产党！……应该枪毙！”

多多良两只黄玻璃球儿似的眼珠子，在深眼窝里滚动一下，射出两束阴险凶恶的冷光，把这大汉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突然，“嘿嘿嘿嘿”地笑了，又改用中国话说：“啊，不！不！共产党马猴子的不敢，他的，庄稼人的这个。”说着，他挑起大拇指，招呼大汉说，“来，你的过来，我告诉你，你力气很大，我很喜欢你的胆量和力气！你好好地干吧！我看着你！……”

这性情刁钻的老日本鬼子，要用一种稀有的手段惩罚这年轻人。青年大汉听了，脚跟先是没动，他以为敌人要对他下毒手，待他明白过来那老日本是让他干活时，便扬起铅板似的面孔，两

眼冷冷地瞥了对方一眼，便抡起手里锃光瓦亮的铁锹，挖起土来。

多多良是个十分残暴的家伙，但侵华战争的经验已经使他懂得，杀戮是不能使这个民族屈服的。在修墙子河的苦役中，他需要强壮的中国人，为他们大日本圣战多卖些力气。他觉得这是中国人在他面前真正的屈服。他想到这些，粗粗地喘了一口气，得意地从马裤里掏出太阳牌香烟，剔出一支叼在嘴里，又摸出一个打火机点上，抽了起来。

本来，如果这个野蛮的日本中佐不在眼前的话，人们还可以偷着喘口气，歇一歇。可此刻多多良不但不走，还用欣赏的目光望着那大汉耍锹抡土，谁也不敢停下手来。谁稍一停，监工的皮鞭就抽在脊背上。多多良站得累了，就叫郭运起唤来一个正在慢腾腾挖土的老头儿，他说：

“你的累了，我的也要歇一歇，你的，板凳的干活！”

那老头儿以为他要他去搬板凳，连忙用眼向四周寻找，看哪里有板凳。就在这时，郭运起十分开心地笑着，走上来几步，说：

“喂！老小子，别他妈寻摸啦！太君是让你跪在地上，两只手撑住地，你就是板凳，板凳就是你！懂吗？你也可以借这机会歇一歇呀！……”

老头儿听了这番话，浑身颤抖，几乎连头发梢也立起来了。他紧紧地咬着牙齿，把恨埋在心里，央求着说：“太君，不行啊，我这老骨头老肉的，又干了半天的活……”

“怎么，不服吗？”郭运起用手枪点着，冷笑着向汉奸们一挥手，汉奸们便如狼似虎地拥上去，将老头儿拖过来。

那大汉在一旁看着，心中的怒火几乎要炸裂胸膛。凭他那血气方刚的性子，他那铁塔般的健壮的身躯，超出一般人的大无畏

的胆量，如同猛虎似的气力，他是完全可以打死周围的汉奸和敌人，把那个老头儿解救出来。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到天津的目的，是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还要把重要的军事情报带到后方，想到领导的千叮万嘱，只好咬咬牙，遏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眼瞅着汉奸们把那老头儿摁在地上，掐住他的脖子和膀子，压住他的臀部和两只大腿，强迫他趴在地上，折成一条人板凳，任多多良坐在他的脊背上。

阳光晒着青年大汉愤怒的面孔；那老头儿全身无力地趴在地上任多多良坐着；多多良嘴上还得意地叼着香烟，别上二郎腿，冷笑着看着那大汉抡着铁锹，问道：“你也不服气吗？”

青年大汉紧咬着牙，豆大的汗珠由脑门直往下滴答，他照常干活儿，一句话也没说。

多多良带着胜利的骄傲说：“不管怎样，你们中国人还是做了我的‘人板凳’。今天是他，明天也许就是你……”

袁文会和郭运起听多多良如此一说，便一起对大汉喊起来：“你小子别替老头儿七个不服，八个不愤！告诉你，太君说了，明天就轮到你啦！”

王德春和阎家琦说：“那太便宜他了，不价干脆这会儿就让他撅起来，让咱也坐会儿……”

“不！不！”多多良慢慢地摇摇头说，“我所要的是他行动上的屈服。你们看，他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而且他甘心情愿地去干。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需要的！……”

青年大汉依旧咬着牙，不说话，他的两眼燃烧起愤怒的火焰。就这样，任汗水流着，他一直被多多良看着干到黄昏。

太阳落了，多多良带着人走了，可是，那可怜的老头儿，再没有抬起头来。

就在这天夜晚，这青年大汉手里握着那张锃明瓦亮的大铁

锹，偷偷离开了干活的人群，悄悄地顺着河坡偷偷地爬呀、爬呀，他躲过岗哨，在半路上先挖了一个坑，将那老头儿埋掉，然后朝多多良临时住的帐篷爬去。

多多良在帐篷里打着鼾声，睡得正熟，帐篷外面拴着他的那匹枣骝马，那马正一口一口地嚼着草料。一个鬼子背枪在门前站岗。

夜深人静，除去工地上的民夫们被鬼子汉奸的皮鞭打骂声，和那些精疲力竭的影影绰绰的人影以外，鬼子、汉奸都在帐篷里睡得死人一般。夜色茫茫，青年大汉在暗处，闪动着眸子，观察了一会儿四周的动静，便慢慢地转到鬼子卫兵的身后，猛地扑过去掐住鬼子卫兵的脖子，两只大手如同铁钳一般，活活地将鬼子卫兵掐死了。然后，便勇猛地扑进多多良住的帐篷里。帐篷里点着一盏马灯。多多良猛然惊醒过来，这青年大汉没容他喊出声来，就挥起铁锹，一连在多多良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铲了数十下，将多多良铲得血肉模糊，直到断定多多良已经死了，才停下手来，他揩了揩身上的血迹，长长地吁了口气，摘下多多良的手枪，刚走到帐篷门口，忽然想到“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于是又转回身去，用眼睛扫了扫帐篷四壁，一伸手抓起多多良那顶战斗帽，蘸着他的污血，在帐篷的帆布上写下两个大字：“郝明”。

然后，将帽子顺手一丢，大步流星地走出帐篷，将手枪掖在腰里，解下鬼子卫兵的子弹盒子，围在身上，又拾起那支三八大盖枪，走到枣骝马跟前，解开缰绳，飞身上马，使劲蹬了一下马肚，便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

转天，缉拿郝明的“通缉令”贴遍全市，日伪汉奸四处抓人，郝明的名字，也就因此震动了整个天津。

第一章 袁文会

袁文会在南市芦庄子的公馆，是一所磨砖对缝、青堂瓦舍的四合大院。对着大门，在道北面，垒了一道大影壁墙。门口坐南朝北，高大的门楼上面，是用方砖雕刻的一幅八仙祝寿图，精工细凿，雕花镂空，玲珑剔透，人物的容貌、衣履、动作，云朵、彩霞，形态逼真，亚似活的一般。去年为了欢迎川岛芳子^①的光顾，特意从各地选来能工巧匠，修缮装潢，仅这一排砖雕，就花费了三百两黄金。新修饰的五层青石台阶，一对石狮子门墩和黑漆光亮的大门，显得格外威严。大门上刻着一副朱漆对联，上联是：“中日亲善”，下联是：“反共建国”。大门口两边，一面戳着一块汉白玉的上马石。左右是一字横墙。墙壁中腰镶着几块一砖厚的板木，每块板木上衔着一个铁环，是专供拴马用的。迈进大门口，门洞两侧摆列着四条黑漆矮腿春凳，坐着八个横眉立目的打手。门洞的二梁上悬挂着三块金字黑漆大匾。从左向右数，第一块匾题字是“中日提携”，送匾人乃是新升任的日寇天津驻屯军防卫指挥官多多良大佐；第二块匾题字是“吾党楷模”，送匾人乃是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良；第三块匾题字是“忠义救国”，送匾人乃是一大堆地痞、流氓、坏蛋、嘎杂子、琉璃球子、无赖油子、狗灯队，密密麻麻的名字写了一大

^① 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其父肃亲王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交情甚重。金壁辉名义上做了川岛浪速的干女儿，被川岛浪速带回日本，改名川岛芳子，当了大特务，曾被日寇封为“安国军司令”，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1948年3月25日被枪决。